

# 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逻辑框架、现实挑战及推进路径

□陈卫强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重塑农业农村现代化话语体系和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新动能新引擎,是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文章基于“创新-要素-产业”分析框架,从经营方式系统变革、生产要素渗透融合及产业功能边界延展三维视角理论推演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在逻辑,从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能力鸿沟、资源交互性渗透的脱嵌鸿沟、产业深度转型的结构鸿沟及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建构复杂度强化四重维度系统剖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式培育的制约因素,进而从创新供给动能要素、动态强化构筑基础、探索分类推进机制和形塑包容性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四个方面提出加速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成势的妥适性路径,以期为加快构建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贡献力量。

关键词:农业新质生产力;“创新-要素-产业”框架;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现代化大农业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4)08—0109—10

##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现代化驱动发展的,生产力的跃迁升级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sup>[1]</sup>,创新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动能要素成为政策理论派和实践推进派面临的重要课题。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继“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被标识性地提出并获得广泛认同之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和功能属性得到时代呼唤,其培育成势的学理逻辑、现实困境和破局路径亟待回应。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为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命题和实践问题<sup>[2]</sup>。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任务最繁重、前景最广阔的产业<sup>[3]</sup>,在构建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和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多重功能不容小觑。遗憾的是,受到资源禀赋、弱质属性、发展赤字、历史欠账等因素制约,“四化”进程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明显滞后<sup>[4]</sup>,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演进和逻辑实践中的突出短板。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高标准建设的新动能新引擎,为农业发展开辟了“量”的增长空间和“质”的提升空间,是纾解农业现代化转型困境的关键抓手。在此场景下,立足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推进的现实需要,基于新质生产力的一般性考究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特殊性,探索重构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成势的新思路新举措势在必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23XJL007)

作者简介:陈卫强,兰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

农业新质生产力应时而生符合生产力动态变革的演进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最新形式,代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革新方向。围绕农业强国建设背景下农业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培育的现实情景,学界从多维视角对农业新质生产力进行了关联性探讨,对其理论内涵、特殊功能、测度标准及推进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姜长云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涉农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引擎,以农业要素品质属性及其优化重组的创造性转化为核心基础,以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能力提升为支撑的先进生产力质态<sup>[5]</sup>,强调通过科技创新供给、资源整合配置和产业能级跃升的协同推进,加快实现农业农村领域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转化<sup>[6]</sup>。也有学者指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通过涉农“卡脖子”技术的创新性突破,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农业先进生产力<sup>[7]</sup>,具有鲜明的主体特征、技术特征、配置特征、结构特征和形态特征<sup>[2]</sup>,其所涉领域更新、科技含量更高<sup>[8]</sup>。与此同时,探究农业新质生产力多重功能及其作用机制的文献资料也不断涌现。刘长全指出,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增产、节约、协同、延展、精准化和生态化六条路径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sup>[9]</sup>,而涉农科技的变革式发展、高端农业要素的集聚整合及农业功能的拓展延伸则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手段<sup>[10]</sup>。随后,朱迪等基于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和农业劳动资料三重维度构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多种方法考察了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动态演进规律<sup>[11]</sup>,龚斌磊等利用系数生产函数、新增长核算法和期望非期望双产出模型,适应性重塑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体系,为系统衡量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育程度贡献了量化指标<sup>[12]</sup>。在此基础上,有学者从加快推进涉农科技体制机制改革<sup>[13]</sup>、建立新型劳动者队伍<sup>[14]</sup>、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示范区<sup>[15]</sup>、重塑适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sup>[16]</sup>等方面提出了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势的妥适性路径。

不难发现,关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相关问题在学术界受到广泛讨论,并在该领域开展了全方位的探索性研究,形成了明晰的理论脉络和系统的实践积累,为后续的跟踪性探讨和关联性研究贡献了思路借鉴。遗憾的是,由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事物属性,现有文献资料缺乏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框架的系统解构,鲜有研究提及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困境及其纾解路径,在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共性策略和差异化路径方面仍有探索空间。为此,本研究基于“创新-要素-产业”分析框架尝试性演绎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学理逻辑,系统剖析束缚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培育的堵点卡点,进而探索重构农业新质生产力现代化转型的新思路新路径。上述问题的适应性探索和妥适性回答,对于拓展升级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概念外延、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基于“创新-要素-产业”分析框架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建构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是农业强国建设关键动能培育的妥适性探索和创造性实践。刘伟指出,创新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现代化转型的内源驱动力,要素配置效率是检验新质生产力培育质量的核心指标,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应用的重要场域和关键载体<sup>[17]</sup>,三者是相互衔接、互相嵌入、共生共融的系统整体,协同构成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三元引擎”。这为本文构建“创新-要素-产业”框架阐释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逻辑提供了理论参考。

### (一)“创新-要素-产业”三维逻辑框架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经济结构重塑和创新版图重构正处于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虽然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新孕育的现代化技术形式不断涌现,但无法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sup>[18]</sup>。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脱胎于传统生产力、由技术创新供给和产业迭代转型催生的新质态<sup>[19]</sup>,是推动形成经济发展新范式的重要力量。农业新质生产力处在新质生产力系统中的基础

地位,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和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支撑,探索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逻辑框架势在必行<sup>[20]</sup>。基于此,本研究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及其多重功能出发,构建“创新-要素-产业”三维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从学理上尝试性解构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背后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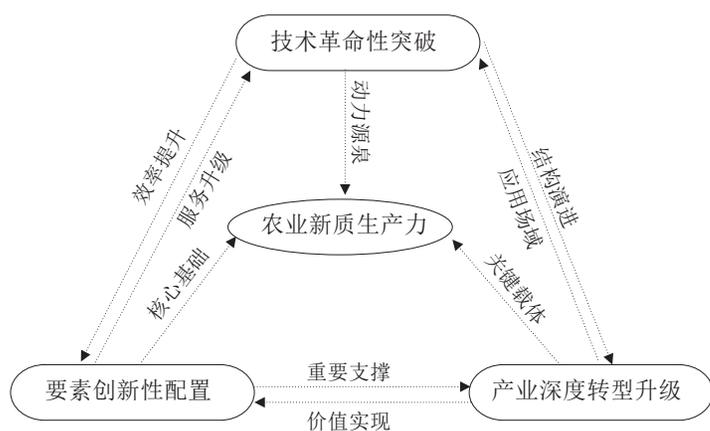


图1 基于“创新-要素-产业”框架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逻辑

本研究基于创新、要素和产业三重维度搭建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逻辑框架,其现实缘由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农业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动力源泉,多元化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利于形成交叉相融的技术网络体系,能够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农业领域延伸下沉,引领传统农业朝着智能化高级化方向内涵式演进,为传统生产力跃升为先进生产力提供了可能。第二,要素资源的创新性配置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基础,信息、知识、数据等优质农业要素具有显著的强适应性、高包容性特征,此类要素在农业领域不断渗透植入,既能通过交叉共融、互嵌互构等方式产生“1+1>2”的协同效应,亦可赋能提升劳动、土地等传统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阶段性演进和动能接续转换作出积极贡献。第三,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关键载体,新业态新产业持续涌现既是重塑业态结构的重要基础,也是锻铸产业链韧性的有效手段。围绕农业新质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布局产业链,其实质是构建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推动形成以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为支撑、涉农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拓宽并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场域基础。

此外,创新、要素和产业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是多维的、多向的及动态的。技术创新供给是推动农业产业结构演进的核心要素,也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动能。而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基础支撑,亦为技术的变革性发展贡献了优质的要素服务。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不仅是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具体场域,也是生产要素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可见,基于创新供给、要素服务和产业转型构建的“创新-要素-产业”三维理论分析框架是外在递延性和内在系统性的有机结合。以此为基础推演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势的内在逻辑,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sup>①</sup>的重要论述不谋而合。

## (二)“创新-要素-产业”理论框架的逻辑实践

### 1. 创新供给逻辑:推动农业经营方式系统变革

创新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内涵式演进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动能,能够实现农业转型由劳动、土地等传统资源驱动向数据、信息等现代要素驱动的关键转变,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势能培育的基础要件。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强化科技赋能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中的多维贡献。一方面,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基础设施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新引擎,是弥合农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有效手段,有利于激发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潜力,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奠定坚实基础。首先,科技

①参见:[https://www.ccp.gov.cn/zl/2024qglh/202403/t20240308\\_161223.shtml](https://www.ccp.gov.cn/zl/2024qglh/202403/t20240308_161223.shtml)。

创新能够推动传统基础设施质变式升级,增强农业基础设施的现代性和适应性,变革传统农业固化的小规模、碎片化经营模式,重塑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格局和空间布局,塑造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形成的新优势。其次,科技创新能够推进5G、智能化农业机械等新型基础设施向农业领域倾斜下沉,推进数据、知识等优质要素与农业生产活动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动力。最后,科技创新是新兴基础设施持续涌现的内源力量,科技创新的日益深化决定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新”动态特征。随着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的深化与拓展,其动能要素、基础维度及推进路径亦会随之变化,亟需相匹配的新兴基础设施保驾护航。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够突破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卡脖子”技术制约,增强涉农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动能要素的先进性和持续性。同时,技术创新也是盘活闲置资源和唤醒沉睡要素的关键力量,能够推动农业要素资源重组和动力系统重启,打通束缚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大农业转型的堵点卡点。此外,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演进趋势持续向好,由此催生的原创性、颠覆性涉农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推动传统农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强化了加速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场域基础和载体功能。

## 2. 要素服务逻辑:强化农业要素的渗透融合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构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话语体系、推动“大国小农”向“大国强农”跨越式转变的基础保障,要求培育创新农业新质生产力现代化转型的动能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探索创新资源要素的组合方式,持续提高各类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夯实农业新质生产力高标准推进的动能基础。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内涵式演进态势不断趋强,农业生产活动业已突破了劳动、土地等传统要素范畴,知识、信息等优质资源日渐成为新质农业生产要素,有效扩充了农业生产活动的要素规模容量,成为农业现代化转型中塑造优势、构筑动力及提升能级的核心驱动。新质农业生产要素具有典型的品质属性和自由流动性特征,各类要素间的包容性、耦合性及匹配性更强,能够推动要素配置结构转型升级,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转型提供基础支撑。另一方面,伴随《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落地推进,资源市场化配置体系高标准建设力度持续加强,治愈了制约高端要素、优质要素和区域要素畅通流动的关键痛点。各类要素在城乡间、区域间乃至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为传统要素整合重组形成“高低”配、现代要素包容性耦合形成“动静”配及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融合形成“新旧”配提供了重大利好,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积累了要素动能。此外,数据、信息等要素是区别于传统要素的新质要素形式,此类资源的利用能够重塑农业生产活动的要素配置方式和关联结构,变革传统农业以各类资源消耗为基础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强化农业生产活动的绿色属性,这与农业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

## 3. 产业转型逻辑:延展农业产业的功能边界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载体<sup>[21]</sup>。2024年3月5日,李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同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为逻辑延续和分析脉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夯实农业产业基础和提升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的实然之举。由此可见,产业逻辑视角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通过“倒逼”实现的,强调通过动态调整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适宜性培育路径,为农业产业体系高标准建设奠定相适配的动能基础。一方面,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新质业态类型和产业模式不断丰富,产业发展的数字化信息化绿色化底色日渐趋强,融入知识、信息、数据等高端要素的需求逐步内化和显化。在此场景下,传统生产力固化的动能模式难以满足新型业态结构内涵式变革的内在诉求,阻

碍了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步伐,亟需培育形成相适配的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新质业态结构优化及其交融发展作出动能贡献。另一方面,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的重要场域,也是检验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色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研判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嵌入程度和作用效果,揭示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构建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之间的“融合鸿沟”类型,通过系统性剖析不同融合困境背后的异质性根源,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动能培育、模式筛选、路径探寻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以此适应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动态演化属性。此外,新业态涌现能够延伸传统农业发展的功能边界,推动多功能、多业态、多形式的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sup>[22]</sup>。而农业功能多元化转型既是世界各国农业内涵式演进的基本走向,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转型的基本内涵。随着优质要素和创新性技术供给向农业领域渗透性发展,突破了传统农业注重产品贡献的单维功能,智慧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等业态类型不断显现,延展了农业现代化转型衍生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强化了农业韧性发展在生物多样性延续、传统文化继承性发展、拓宽农户增收路径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 三、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成势面临的现实挑战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脱胎于传统农业生产力的新生事物,其概念内涵、属性特征、动能模式及未来进路等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加上其动能要素和衡量标准处于动态变化当中,导致理论派和实践派在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培育中面临政策性和结构性难题。本研究延续“创新-要素-产业”理论框架的分析脉络,从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能力差异、新旧农业要素融合渗透的结构脱嵌、产业链韧性能力差别导致的结构异化及形塑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复杂度增加四个方面归纳梳理了束缚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势的堵点卡点,以此增强分析过程的延续性与研究内容的系统性。

#### (一)“能力鸿沟”束缚农业技术的创新供给和应用协同

科技创新的供给质量和应用程度是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源头力量,实现农业技术创造性供给能力和创新性转化能力的双重再造,是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跃迁的现实保障。但是,传统经营模式下固化经验驱动的农业生产力无法适应先导性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应用<sup>[23]</sup>,这会弱化技术创新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系统贡献。一方面,我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农业现代化转型面临资源趋紧和科技支撑不足双重约束<sup>[24]</sup>。虽然2023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3%,但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普遍在80%左右,我国农业科技国际领跑型技术仅占10%,并跑型技术占39%,跟跑型技术占51%<sup>①</sup>。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3》显示,我国区域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投入能力和产出能力呈现不均衡态势,支撑涉农科技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区域间、城乡间及农村内圈走向结构性失衡<sup>[24]</sup>,削弱了区域联动创新和集成创新的现实基础,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快车道上的“绊脚石”。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渠道不畅,难以满足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要求。农业技术的创新成果主要依靠农业经营主体应用推广,而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sup>②</sup>。在此情形下,家庭经营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劳动者素质代表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普遍水平。然而,由于小农户缺乏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科学思维、技能储备和行为能力,导致其接受新型农业技术的意愿程度较低<sup>[25]</sup>,这会加剧颠覆性农业技术创新与小农户发展之间的“兼容鸿沟”,进而延缓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高标准培育进程。

①参见:[http://shehui.china.com.cn/2024-02-22/content\\_117012502.htm](http://shehui.china.com.cn/2024-02-22/content_117012502.htm)。

②参见:[https://www.sohu.com/a/298922562\\_267787](https://www.sohu.com/a/298922562_267787)。

## （二）“脱嵌鸿沟”约束新旧要素的结构性渗透融合

新旧要素的有机衔接是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催生新质要素形式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动态演进的基础动力。但是，新质要素创新供给不足、新旧要素质态组合效率不高及要素效能转化基础薄弱成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桎梏<sup>[5]</sup>。首先，要素市场化程度不高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加上区域间、城乡间要素市场发育能力差异，缩窄了要素市场化的空间范围和配置类型，无法引导制度、管理等高端要素协同向农业农村领域下沉集聚，阻碍了该类资源与劳动、资本等传统农业要素的衔接重组，不利于高品质农业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跃升。同时，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运行机制不健全，会导致业已错配的元素资源无法“获释”重组<sup>[2]</sup>，进而稀释农业生产要素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活力。其次，新旧要素固化的属性差异增加了新质要素赋能传统要素新思维新机制的构建难度，加上双方在变动趋势、演化类型、功能诉求等方面亦有区别，导致新旧要素无法通过互嵌共融形成协同效应。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迭代演进和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持续加快，计划、组织等新质动能要素的创新供给速度不断加快并向农业领域自由流动，新质要素的韧性属性和传统要素的僵化特征会提高新旧要素的错配概率，激化新旧动能要素结构性匹配的深层次矛盾，难以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动态演进作出适应性贡献。最后，缺乏支撑数据、管理等创新要素向涉农领域渗透的功能平台，导致新质农业要素的顺畅流动和功能发挥受到约束，拉大了新旧动能要素之间的“脱嵌鸿沟”，导致新旧要素交叉渗透催生新型要素形式更为困难<sup>[17]</sup>。此外，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小农户缺乏对新质动能要素的识别能力、接受能力和应用能力，加上我国农村地区土地的细碎化程度较高，缺乏连片种植和机械化作业的现实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涉农领域承接新质资源的基础能力，进而影响新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迟滞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转型步伐。

## （三）“结构鸿沟”阻碍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步伐

我国传统农业发展历经了几千年的盛衰起伏，生产方式、经营模式、发展观念根深蒂固，通过创新技术供给和现代要素支撑孕育新产业新领域，持续增强产业链韧性和产业融合效应，是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关键着力点。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育程度不断提高，各类优质资源向城镇区域、工业领域的流动趋势持续强化，导致老龄化、空心化等“农业病”日益严重<sup>[26]</sup>，成为制约农业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形成的关键瓶颈。一方面，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底色不足，无法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精细化经营方式、科学化管理经验等新质生产手段向分散的家庭经营渗透，这会提高小农户与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脱轨”概率，弱化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培育的新型劳动者队伍。同时，在我国农业经营方式集约化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业产业结构呈现供需失配、发展失衡态势<sup>[27]</sup>，无法为传统农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供适配服务。另一方面，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质上是一种创新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的质态转换是深层矛盾累积倒逼、新质动能要素积极推动的极其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sup>[17]</sup>，要求通过多维创新活动的系统开展，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模式及业务空间实现彻底变革。但我国农业农村领域科技创新成果的适用场景不足，不易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质态演进和产业链优化升级，压缩了农业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功能性拓展的新空间，制约了涉农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多业并举的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的加快重塑，这无疑增加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不确定性。

## （四）重塑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复杂度持续强化

新型农业生产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逻辑继承和创新发展，形塑新型农业生产关系须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变革式发展为基本遵循。然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势和演进趋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其历史性、阶段性和动态性特征会增加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变革创新和延续深化的难

度<sup>[7]</sup>。首先,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迭代转型,技术创新、要素供给、产业形态等催生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动力源泉将呈现多元发展态势<sup>[20]</sup>,动能要素的持续变化会增强农业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形成的动态属性,要求新型农业生产关系进行动态调整予以妥适性回应。而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影响因素亦有多维性和变化性,既要符合农业新质生产力动态演进的客观要求,又要根据现实需要作出适应性改变,这无疑会增加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重塑难度。其次,由于数据、知识等创新要素可以在区域范围内自由流动,能够突破固有的区域边界和时空限制,通过空间格局重塑和新型空间生产创造新载体,形成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新的“范围经济”。实际上,新质农业要素的顺畅流动是实现资源创新性配置的基础保障,能够在资源自由流动的黏性范围内实现区域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培育,从而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服务的空间范围。但是,要消除区域间传统农业生产关系的固化形式和重构壁垒,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则显得更为困难。最后,农业新质生产力系统构件的多样性强化了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建构的复杂性,不同类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异化属性要求形成与之相适配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而探索形成精准化、匹配化、类型化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系统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双重保证,且这种系统一旦形成便具有阶段性和稳定性特征,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相对固定性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动态变化性会提高二者的“失配”概率。

#### 四、培育创新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式跃迁的现实路径

探索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式培育的新思路新路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动态思维适应性审视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转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坚持创新供给、要素服务和产业转型的系统观念,构建创新链、要素链和产业链之间的共融机制,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质态组合增能跃迁,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分类推进机制,加快形成动态适应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贡献探索性经验。

##### (一)加快重构“创新-要素-产业”协调共融机制

实现“创新链”“要素链”和“产业链”三者之间的融合协同,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坚实基础和关键保障。而科技创新、要素配置和产业转型是新质生产力系统的核心构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内涵式发展的“三元动能”,这为找准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关键着力点指明了方向。首先,要统筹配置科技资源推动集成创新,加快破除农业科技创新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完善农业技术的创新供给机制和应用推广机制,实现农业技术的常态化路演和高效能转化,显著增强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式演进的主力动能。其次,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在引导资源质态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数据、知识等优质要素向涉农领域延伸下沉,持续优化该类流动资源与土地、气候等固定要素的适应性配置,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控制动能。最后,要坚持农业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发展思路,通过农业科技创新性成果与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高效融合,纵深推进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演进蓄势赋能,巩固农业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形成的加速动能。此外,要围绕创新链目标布局产业链范围,通过要素链的特征事实锻铸产业链韧性,利用产业链的载体功能推动要素链重构和创新链变革。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包容性构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引领产业创新和要素创新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强化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在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载体功能,实现涉农技术的变革式突破和农业要素的质变式发展。通过注重“创新链”“要素链”和“产业链”三者的“内在自融”与“外在共融”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贡献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

##### (二)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式演进的构筑基础

深层次剖析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式培育的演进趋势及系统结构,是重塑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

展新路径新赛道的前置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质生产力”公开课中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从内容上明确了新质生产力构成的实体性要素。以此为根本遵循，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及其质态组合成为高质量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着力点。首先，在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具备创新素养、技能储备、经验丰富的新质劳动者是农业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基础的动能要素。要通过完善涉农人才引进、开发、利用、培养培训和合理流动机制，组建一批懂农业、爱农业的新型劳动者队伍。尤其要针对小农户开展技术服务专项行动，提高农业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在小农户生产经营中的渗透率和参与度，推动创新型、知识型、技能型劳动者“组团式”服务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转型。其次，要利用数字化手段促进新质劳动资料与农业生产活动渗透性融合，使新质劳动资料既能与新质劳动者的动态演进相适应，亦能替代并强化传统劳动资料的重要功能，推动农业要素配置方式和生产模式变革重组，持续强化新质劳动资料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载体功能。最后，要彰显科技进步在突破气候、土地等自然资源对农业生产边界约束的关键作用，在特定范围形成农业生产经营的保护性空间。同时，要增强知识、信息、创新等要素的韧性配置能力，不断催生涉农新业态新领域新渠道，加快推动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夯实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擎基础。此外，新质劳动者、新质生产资料及新质劳动对象等实体性要素只是潜在生产力，三者只有通过特定的组合方式和关联结构形成整体生产能力时，才能将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要注重新质劳动者、新质生产资料与新质劳动对象之间的动态协调及质态组合，通过“三元引擎”协同发力重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动能结构，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动态演进中持续发展。

### （三）探索创新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分类推进机制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基于历史演进规律和农业发展过程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是对传统农业生产力的基本遵循和延伸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在共性策略统筹下分类型、分阶段、分区域探索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的差异化路径。首先，要精准识别制约农业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形成的多维因素，找准不同类型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着力点和侧重点。要准确研判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驱动能类型，是先导性、前瞻性农业技术创新赋能型，或是管理、数据、知识等优质农业要素创造性配置推动型，还是农业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驱动型，需要分类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础。其次，农业新质生产力是脱胎于传统生产力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是对传统生产力核心领域的局部突破和变革式改造，耦合兼容是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通过领先技术应用、优质要素渗透及新兴业态嵌入等方式改造传统农业，逐渐摆脱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促使农业“新旧”生产力实现技术手段协调、要素形态协同和产业结构趋同的阶段性演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是复杂的动态过程，动能要素的创新速度和供给质量决定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演进趋势和形成底色，新动能要素的动态演变会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阶段性特征。最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农业发展的经济规模、功能地位及基础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拥有“高低”不同的创新能力、“质量”各异的资源禀赋及“功能”异化的产业形态，决定了不同区域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方式和培育模式亦有区别。需要基于东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特征事实，以探索创新分类推进机制为路径指南和基本遵循，因地制宜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强能的“区域版本”。

### （四）重塑兼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型农业生产关系脱胎于传统农业生产关系，是一系列

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组合,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育强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觑。要打通束缚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形成的技术卡点、要素堵点和产业痛点,以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动态革新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转型。首先,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创新,高标准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市场壁垒,推动各类优质要素向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培育集聚,利用该类要素的适应性、包容性特质改变传统要素的配置方式和组织形态,赋能土地、劳动力等实体性要素的价值实现和价值倍增,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动力基础。其次,要探索构建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加快建立市场评价决定要素贡献的功能平台,破除传统要素价格形成僵化的体制机制弊端,有效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内在活力。同时,要积极推动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内涵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农业及其相关产业互嵌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数字化产业集群。最后,要通过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充分利用我国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坚持以制度性创新推动要素流动性开放,更好地推动优质农业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顺畅流动,积极引进国际领先的农业技术创新成果,对标国际贸易标准打造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加强国际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交流与合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 五、结论及讨论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农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应时而生的标识性概念,是农业强国建设动能接续转换的适应性探索和创新性实践,体现了农业新质生产力“新使命”对重塑农业农村现代化话语体系“新主题”的妥适性回应。文章基于“创新-要素-产业”理论分析框架,从经营方式系统变革、生产要素渗透融合及产业功能边界延展三维视角理论推演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在逻辑,进而从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能力鸿沟、资源交互性渗透的脱嵌鸿沟、产业深度转型的结构鸿沟及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建构复杂度强化四重维度系统剖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式培育的制约因素,继而从创新供给动能要素、动态强化构筑基础、构建分类推进机制和形塑包容性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四个方面提出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成势的适宜性路径,以期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贡献新引擎新动能。然而,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新生事物,其概念内涵、动力机制及实现路径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随着新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的持续演进,技术创新、要素供给、产业形态等将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如何在新型农业生产关系重塑与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全面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转型中的渗透率和贡献度,依然是政策理论派和实践推进派需要继续跟踪研究的重大理论命题和现实问题。

### 参考文献:

- [1]张林.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J].经济学家,2024(3):15-24.
- [2]罗必良.论农业新质生产力[J].改革,2024(4):19-30.
- [3]尤亮,田祥宇.农业新质生产力:现实逻辑、内涵解析与生成机理[J].经济问题,2024(6):27-35.
- [4]刘志彪,凌永辉,孙瑞东.传统产业改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选择策略——兼论对农业现代化的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24(4):47-57.
- [5]姜长云.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发展重点、面临制约和政策建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17.
- [6]高原,马九杰.农业新质生产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24(4):81-94.
- [7]杨颖.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与基本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24(4):27-35.
- [8]冯永琦,林凤锋.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学家,2024(5):15-24.

- [9]刘长全.颠覆性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J].学习与探索,2023(8):141-146.
- [10]林万龙,董心意.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若干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3):18-27.
- [11]朱迪,叶林祥.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与动态演变[J].统计与决策,2024,40(9):24-30.
- [12]龚斌磊,袁菱苒.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测度与实证[J].农业经济问题,2024(4):68-80.
- [13]王可山,刘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大国粮食安全保障——兼论“靠什么种粮”“怎样种粮”“谁来种粮”[J].改革,2024(6):1-13.
- [14]常璇.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经济问题,2024(7):20-28.
- [15]苏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基点、内涵阐释与着力重点[J].农村经济,2024(5):1-14.
- [16]蒋永穆,李明星.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纵横,2024(5):12-20.
- [17]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经济研究,2024,59(3):4-11.
- [18]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习近平主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主旨演讲(节选)[J].中国翻译,2017,38(6):110-111.
- [19]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
- [20]罗必良,耿鹏鹏.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脉络、基本内核与提升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4(4):13-26.
- [21]武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动力机制与未来路径[J].新疆社会科学,2024(2):20-28.
- [22]胡洪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经济学家,2023(12):16-25.
- [23]田晓晖,李薇,李戎.农业机械化的环境效应——来自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1(9):95-109.
- [24]陈旒,李志.数字乡村建设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困境及其破解之道[J].改革,2023(1):109-117.
- [25]邹德林,刘凤朝.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困境与对策[J].经济纵横,2017(2):115-119.
- [26]马红坤,刘照胜.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23(9):144-150.
- [27]何得桂,公晓昱.农业价值链视角下小农户融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效实现路径[J].农村经济,2021(11):95-103.

(收稿日期:2024-06-10 责任编辑:吕刚)

## The Logical Framework, Real Challenges, and Promotion Path of Forming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hen Wei-qiang

**Abstract:**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serves as a new driving force and engine for reshap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nation. It is a crucial tool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Chinese-styl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Innovation-Elements-Industry"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theoretically explor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forming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ystematic reform of management method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extension of industrial function boundaries. Furthermore,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straints on the connotativ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capability gap in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the disembedding gap in the interaction and penetration of resources, the structural gap in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and the increased complexity in constructing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lations. Subsequently, it proposes appropriate path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from four aspects: the supply of innovative dynamic elements, the dynamic enhancement of foundational construction, the exploration of classified promotion mechanisms, and the shaping of inclusive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se efforts aim to contribute to the accelerated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Key Words:**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novation-Elements-Industry" Framework;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lations; Modernized Large-scale Agriculture